

海上漱石生戲著  
泉唐天虛我生評

如夫官場

征修頌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社會小說  
如此官場目錄

第一回 金錢元賣產捐官

任順福傾家事主

第二回 草上坡演官貽笑

蘭花院請酒餞行

第三回 辦官禮小住也是齊

奪上房大鬧連陞店

第四回 見上司奉差討魚稅

賄親隨密獻串龍珠

第五回 五面枷小展官威

一口劍大興冤獄

第六回 羨優缺請署中牟縣

保過班引見汴梁城

第七回 翠鳳樓謁相拜乾爺

金馬門派差接欽使

第八回 請開礦議挖銀坑洞

覓靠山私謁翠花宮

第九回 小盤殿交章荐賢

中牟縣捧檄到任

學生圖書館大學目録

第十回

設保甲查封金剛廟

辦升科大鬧白水灘

第十一回

劣紳私獻雙珠球

賊官冤斷一疋布

第十二回

接官眷夜過池水驛

緝私梟朝發淤泥湖

第十三回

三岔口縣宰施威

十字坡都司耀武

第十四回

丑表功馳書報捷

大保國開礦啓爭

第十五回

審李七胡亂施刑

拿康八糊塗正法

第十六回

金錢元榮陞府篆

玉堂春誤墮娼寮

第十七回

奇奇奇太守治遊

笑笑笑夫人行妬

第十八回

太守學羅章跪樓

公子效張順打院

第十九回

驅流妓玉堂春發配

賑飢民金錢元議捐

第二十回

十萬金半入私囊

九件衣又遷顯爵

第廿一回

金錢元榮調華容道

任順福夜開蔡家莊

第廿二回

雙盜印俠客警貪官

十道本都堂叅酷吏

第廿三回

福瑞山當殿辨本

黃金臺察院鳴冤

第廿四回

告御狀扳倒賊官

進蠻書要求大吏

第廿五回

黃鶴樓力持國體

金錢元遣戍軍臺

第廿六回

鳳凰嶺暴客除奸

鴛鴦樓貪官畢命

第廿七回

金頂山鳴冤捉盜

黃鶴樓含憤棄官

第廿八回

清風亭黃鶴樓題詩

蘆花蕩金頂山求乞

第廿九回

探陰山黃鶴樓入夢

遊地府金錢元受刑

目錄

第三十回

逍遙津悟澈浮生

富貴圖驚醒幻夢

四

小說會  
如此官場卷三

玉玲瓏館主漱石生戲筆

泉唐天虛我生蝶仙氏評

第十六回 金錢元榮陞府篆

玉堂春誤墮娼寮

話說金錢元橫着良心。審李七取了口供。拿康八問成開礦首犯。知會黃龍基。同上翠屏山去見礦師。一來報功。二來要請他照會欽使。把拿住的人。定個罪名。便好出詳。三來還要求他轉達欽使。把這件交涉大功。告知政府。將來好望陞調。也是事有湊巧。二人上得山去。大保國欽使穆里沙。已於早上回局。聞得官兵隔夜拿住鬧事之人。正要差人下山間探。恰好二人到來。就在辦公的公事間中相見。金錢元聞知穆里沙回局。免得轉求礦師。更覺不勝欣喜。與黃龍基一同進見之下。把奉撫台金雁橋之命。到局查辦鬧事匪徒。昨日已在惡虎莊霸王莊兩處。拿獲多人。并有匪首康八。匪目李七在內。已經訊過口供。轉來報知的話。勉強操着番語。一一告知。穆里沙點了點頭。說二人這事辦得不錯。金錢元又道。匪徒雖已拿獲。不知欽使要怎樣辦法。可請定個罪名。以便申詳上憲照辦。穆里

沙道。康八既是匪首。定要問個斬罪。方可殺一儆百。他兄弟康九在逃。更須行文捉拿康九。李七既是匪目。不能饒他一死。其餘也多要從重懲辦。金錢元連連稱是。并說回縣之後。定當即日出詳。穆里沙見話已講完。二人尙還坐着沒去。問金錢元可還有甚別話要談。金錢元走近一步。把穆里沙的手拉了。幾拉。又叫黃龍基也拉拉手兒。彎了舌根。老着面皮。講道。我二人還有句話要求。欽使答應。此次奉了撫台大人的命。到翠屏山查辦匪徒。這是一件險差。幸虧仗着欽使的洪福。得把匪徒拿獲。不日就好領兵回去。但領事倘有公事進京。那公事上可否將我二人提拔一二。感恩非淺。穆里沙道。這又何難。將來我有公事進京。祇說翠屏山匪徒鬧礦。打傷礦工小番兒。並毀失諸物。本當賠銀若干萬兩。并將保護不力之各員撤任。姑念中牟縣知縣金錢元都司黃龍基星夜查辦。獲匪迅速。但請將所獲各匪。嚴加治罪。餘俱免議。以敦和好。你二人這場功勞。上頭騰下來也就够了。金錢元聞言歡喜無量。與黃龍基使個眼風。重又拉拉手兒。方纔告別下山。傳諭養兵三日。第四日又向山下邊附近地方。虛張聲勢的抄掠一回。地方上的百姓早已搬徙一空。幾乎不見人影。第五日二人重又至局。稟稱各匪俱已斂跡。要想拔隊回去。穆里沙尙

覺有些膽小。叫留下二百兵丁。卽在山下紮營保護其餘各兵。准其帶回金黃二人。回稱此舉甚好。可惜我們沒有兵權。求欽使體諒穆里沙道。不妨你們無此權柄待我。照會督撫。諒來沒有不允。你祇把兵留下。就是二人唯唯答應。當下挑選了足二百名精壯兵丁。留在山下。剩下來老弱的一齊帶領回去。在路並無別話。回到中牟縣之後。金黃二人自然各回本任。營兵仍回十字坡去。金錢元因在翠屏山留了二百名兵。另備公文。知照統領白馬坡。並稟知撫憲金雁橋。又將康八李七等略略過堂覆訊。康李二人定了死罪。并請行文各處。捉拿康九。餘人放風出去。或是監禁。或是充軍。那罪定得多甚沉重。若是有人進縣打話。便可改輕出詳。沒有人打話的眼見得受盡冤枉。這一下祇鬧得衆百姓怨氣衝天。最苦是遭枉的多是窮民。誰敢與地方官作對。告發金雁橋。却接到詳文。大贊金錢元真會辦事。黃龍基也覺甚是幹練。因爲這案情大了。卽日奏上一本。請旨施行。那本遞到京中。京裏已先接到大保國欽使穆里沙來文。知道金錢元黃龍基辦匪得力。并速辦康八李七等罪名。福瑞山遂乘福德金龍在長生殿登殿之時。將此事奏聞。請旨定奪。隔了不多幾日。發下諭旨。金錢元查辦開礦。獲犯迅速。着以知府陞用。並賞加三品銜。黃



龍基隨辦有功。着以參將陞補。十字坡駐防統領白馬坡訓練勁旅。兩次獲匪。殊堪嘉尚。着撥帑銀五千兩。犒賞衆軍。所拿康八李七等匪。着照所議辦理。此諭一下。喜壞了金錢元黃龍基。大家多好在任候陞。白馬坡得了這五千帑銀。何嘗遵旨犒賞。祇把撥出去的兵士。每人加了半月餉銀。其餘多被他吞了。起來。這又是福瑞山明挑他的。祇冤枉了康八李七諸人。不免斬首的斬首。充發的充發。真是暗無天日。閒話休提。金錢元在中牟縣任上。雖然有了陞任知府的上諭。一時間沒有缺出。却還陞調不來。恰好有個開山府知府。丁了內艱。因爲那開山府。乃是著名的第一好缺。謀的人也不知多少。金錢元得了這個消息。趕緊與宋錦詩任順福商量。仍走撫台金雁橋的脚路。要他奏請特旨補授。金雁橋答應下了。那消一個月左右。果然便有聖旨下來。說開山府知府員缺緊要。着金錢元補授。金錢元如願以償。不勝大喜。遂料理卸任事宜。祇等新官一到。便好交印起行。宋錦詩查檢任內各卷。雖然大半多是冤案。却喜多沒破綻。往後翻控不來。祇有黃金印一案。現被黃金台在原籍告發。本來有些礙手。恰好正告在開山府內上任。後不妨用些手脚。將案解到司裏頭去。必定把他問成死罪。并好帶到黃金台身上。說他明知其弟潛謀不

執妄控圖翻參掉他的翰林以絕後患。再有梅絳雪家使女采蓮身死不明一案。原告雖是采蓮之父一撮毛侯七。其實因在籍紳士已革河間府馬思遠向梅家說親不遂而起。公報私仇。并想於中取利。梅家花了整萬銀子。馬思遠祇送得五千進來。暫請緩提梅絳雪到案。至今未結。記得任順福曾在池水驛回來。說起梅絳雪與御史鐵龍山之女鐵蓮花要好。叮囑留心開出事來。如今既將卸任。何不請馬思遠進衙。叫他向兩造將此事勸和一撮毛侯七給些撫卹銀兩。遞張利息狀詞也就完了。事了其餘。再沒有甚關礙的案子。當時定下主意。等金錢元到來。將話告知。立請馬思遠到署。叫他替兩造和解。馬思遠一口應允。後來糊糊塗塗的給了一撮毛幾百銀子。果真投了一張和息稟單進衙。宋錦詩批了據稟已悉。原告既願求消。姑念被告梅絳雪係屬女流。准免提究。將案注消的字樣。此案遂即冰消瓦解。金錢元與宋錦詩任順福多放下了心。眼巴巴等候新官到來。那些中牟縣的百姓。曉得金錢元要陞任去了。雖然暗怪着這種昏官。朝廷不但並沒革他。還要陞他去做知府。真是豈有此理。却喜中牟縣得換新官。諒來再沒有像金錢元一般的人。乃是衆百姓出頭的日子到了。無一個不歡天喜地。望着早走一日。早好一日。光陰

如箭。上頭已派了一個新任下來。此人乃淮安府人。名喚相梁。爲人雖然比不上前任的。石中玉。却比金錢元好得遠了。到縣之後。拜會一次。擇個吉期。接了印信。金錢元與宋錦詩。任順福。井家眷人等。收拾起行。因地方上沒有德政。牌萬民傘。送進衙來。覺得面子上。狠不好看。叫人請馬思遠進來商議。要他做一個發起人。上一方匾。送幾對牌。做一頂傘。馬思遠想這是歷任縣官常有的事。叫百姓們花幾個錢。值得甚事。樂得做個人情。滿口應許。誰知道與衆百姓說了。衆人個個搖頭多說。這種瘟官。應該送些銀錠。與他那個去。送他牌傘。我們一定不依。如要叫我們拿出錢來。真是休想。一連說了數處。到處皆然。馬思遠沒了法兒。祇得自己挖個腰包。做了一塊硃紅漆金字大匾。又做了兩對牌兒。到了交印這日。親自衣冠送去。那料行至半途。被衆百姓將匾擊碎。兩對牌敲做百數十片。馬思遠尙想。喝阻被衆人要打。要罵。嚇得他敗興。而回。金錢元豈有不知無奈。衆怒難犯。拿辦不來。況且新官已到。爲了送牌匾的事情。鬧出禍來。很不好聽。祇得隱忍了事。祇當衙門裏。並沒曉得。及至動身的那日。差役照例應該要錢。送本官。也被衆百姓鬧成一片。阻止不許。反紛紛的買了許多紙錢。或走紙元寶。紙錠。像燒靈一般的。從頭門外。照牆邊起。

接到煖閣門止點火焚燒口中齊說請金大老爺宋師爺任大爺快來收用地保金水橋是受過本官恩惠的人手中拿了一雙靴子跪在本官轎前要請脫靴留愛被個百姓走上前去把靴子奪來一拋做了秦腔戲裏一齣崇禎甩靴不知甩向那裏頭去金水橋要向那人發話被衆百姓一擁而上動手要打祇嚇得抱頭鼠竄而逃再也不敢開口金錢元看。在。眼。裏。恨。在。心。頭。巴。不。得。轎。夫。每。人。多。生。兩。隻。腳。兒。如。飛。的。跑。出。城。去。怎。奈。人。多。擁。擠。偏。偏。又。步。多。跨。不。出。來。何。況。跑。城。後。面。夫。人。公。子。與。小。姐。的。轎。前。更。嚙。曉。得。不。像。樣。兒。夫。人。轎。子。上。被。人。掛。了。許。多。紙。鏹。說。留。着。將。來。做。小。上。坎。公。子。金。頂。山。的。轎。子。外。面。被。人。貼。了。許。多。匿。名。揭。帖。一。款。一。款的。寫。着。金。錢。元。做。官。劣。跡。比。長。毛。戲。裏。楊。惡。十。則。那。惡。款。還。要。多。些。小。姐。金。玉。奴。轎。子。裏。因。曉。得。他。愛。的。乃。是。珠。翠。被。人。拋。了。無。數。黃。豆。進。去。叫。他。當。做。珍。珠。穿。一。件。珍。珠。衫。將。來。好。贈。與。情。人。并。替。老。人。家。加。個。頭。銜。比。捐。來。的。很。是。紮。硬。至。於。宋。錦。詩。任。順。福。二。人。更。不。必。說。宋。錦。詩。轎。子。裏。頭。塞。滿。了。許。多。冥。錠。任。順。福。小。轎。裏。也。是。一。般。後。來。遠。遠。的。更。有。糞。穢。拋。來。宋。錦。詩。見。民。心。大。變。不。像。了。平。日。中。牟。縣。裏。的。百。姓。本。是。好。人。明。知。道。是。日。積。月。累。受。下。來。的。怨。氣。今。日。見。本。官。卸。任。一。齊。發。作。却。怎。樣。出。

得城去。眉頭一繙計上心來。忙喚轎夫回轎。重新拾至署中。請見新任縣尊相梁。把百姓無禮欺侮卸任本官的話告知。求他派差護送。並要重辦刁民相梁。一路到任的時候。早知金錢元爲官惡劣。本不合派差送他。無奈看在同寅面上。勉強傳出話去。派了八個差人。叫衆百姓不可目無法快讓金大老爺出城如違拿辦不饒衆百姓始漸漸散去。金錢元與家眷人等方纔得脫重圍。宋錦詩的轎子也已趕了上來。一同出了城門到護城河下。轎登舟。金錢元分付趕緊開船。舟子扯起特授開山府正堂的旗號。鳴了十數聲鑼。正要起行河裏頭。忽又鼓噪起來。有些舟子在岸灘上拾了無數磚頭瓦片。遠遠向船頭亂擲。倘然擲到了一塊兩塊。口稱這是金子。高呼金錢元。宋錦詩任順福三人名字。叫他們快快出來。化子拾金。宋錦詩見水面上又鬧出事來。忙喚舟子進艙。急令不必鳴鑼。并將旗號卸下。悄悄開行舟子聽了心中暗自好笑。祇得將旗落下。叫衆船夥止住了。鑼大家拚命搖動。開出護城河去。一路上尙人聲嘈雜。叫罵不休。直至出了城河。離城畧遠。百姓們因看船上並無旗號。認不出是賊官的坐船。方得太平。無事。金錢元半天不敢開口。此時纔與宋錦詩任順福說聲好險。并安慰夫人公子小姐人等。夫人等也不怪金錢元。

做官不好。祇恨中牟縣百姓發橫。叫他日後進省之時。必須想個法兒。辦辦他們。出這一口毒氣。宋錦詩搖頭道。此事怎樣辦法。鬧事的人不止十個。八個辦了。那個纔好。我看方纔雖甚凶險。究竟多是胡鬧。如今已幸沒事。終算是難中福了。我們又沒有丟掉甚的。耐性兒過去。便罷。這叫做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古人所說的話。正是不錯。任順福道。據我的意思。來吃一次虧學一次乖。這回送匾送牌的。走得太招搖了。纔弄出這樣禍。來到了下回卸任的時候。千萬不可排衙。祇要悄悄的一溜就走。怕衆百姓尋到那個宋錦詩點頭稱是。衆人正在講話。金錢元看見船上邊又扯起特授開山府正堂的旗來。慌叫舟子進艙。因這裏是什麼地方。那縣該管舟子回稱。前面是池水驛了。尙是中牟縣轄境。任順福聽得池水驛三字。急喚衆船夫依舊將旗落下。且到了新安驛。然後升旂。舟子好笑。本官出境好如崑戲內請醫裏的翁郎中一般。條條街上走不得路。忙喚衆船夫。再將旂號收下。索性駛過了新安驛。再說衆船夫回稱。天色已晚。今夜趕不到新安驛。大約祇好在池水驛暫歇一宵。明早再開金錢元很放不下心。逼着他們要趕到新安驛。停船衆船夫無可奈何。祇得搖櫓的搖櫓。撐篙的撐篙。趕出池水驛去。直至天交半夜方到。

新安驛泊下了。船衆人驚魂略定。金錢元怪黃龍基。今天爲甚不來送行。他手下帶有親兵。很可借來保護我們。宋錦詩道。聽得他今天也接到省裏的公事。升了虹霓關。將故而沒有工夫前來。怪不得他金錢元道。原來他也升了官了。可知這虹霓關在甚地方。離開山府有多少遠。近將來我們能否不時晤面。任順福道。虹霓關離開山府甚遠。那邊的官祇有華容道最是鄰近。你要與他不時聚首。除非望你日後陞個華容道罷。宋錦詩道。但願依了你這一句話。我們大家多有幸了。衆人在舟中談談講講。甚是開懷。講得有些倦了。各自安睡。明日天曉起身。船家早已開船。足足又行了一日的路。方到開山府地界。無奈天又晚了。進不得城。祇好在城外暫泊。金錢元在船中坐得有些昏悶。看見停好了船。聽城樓上正敲二鼓。探頭向船外一望。但見街上邊行人來往。熱鬧非凡。遠遠更聽得有一片音樂之聲。從風裏頭向耳畔吹來。分明是曲院人家在那裏吹彈歌唱。原來這開山府甚是繁華。忽然想起在家鄉動身的時節。黃龍基在蘭花院請酒餞行。彼時身畔無錢。且又行期匆促。沒有向溫柔鄉尋些樂趣。至今甚是戀戀。目下宦囊甚富。何不瞞着船上衆人。借察訪此間民風土俗爲名。上岸去遊玩一回。有甚不可。主意已定。呼小顯取衣

願更衣。衆人問他到那裏去。他說在船納悶。要到岸上散步。借此探訪民情。宋錦詩聞言阻止道。你今天雖沒接印。明天便是此地太尊。上岸閒行做甚。金錢元道。古來做官的人。沒有接印。私訪民情。也是有的。況且京班裏做的清廉訪案等戲。他們已經接印的官。遇到疑難案子。尚且要私行察訪。何況我還沒有到任。上岸去走走。便回有何妨礙。任順福與公子金頂山夫人王三巧小姐金玉奴多想攔他。爭奈他思春興動。一時按捺不來。祇得分付小顯隨着同去。金錢元初尚不要。後恐衆人疑心。又想小顯是好打發的。祇要的話哄他。應許他接印之後。擔承一兩樁有出息的公事。叫他回來不許提起。料他不敢多言。怕着怎的。因此答應下了。主僕二人離了大船上得岸去。祇揀着最熱鬧的所在。並依着那風裏頭的絲竹之聲。信步行去。小顯不敢動問主人何往。金錢元走了數步。尋個衣衫華麗。像在風月場中久慣出入的人。撇去藍青官話。操着天堂州土音。說借問此處有個妓院。開在那裏。那人把金錢元瞧了一眼。見是個外路人。答稱你可是問迷人館妓院麼。就在前面便是。金錢元說聲承教。又假問迷人館可有一個妓女。混名叫一枝桃。那人想了一想道。迷人館的本家是九花娘。妓女有名的是杜十娘。白菊花與一個新到的玉



堂春却不曉得有一枝桃沒有金錢元套出口風。又說了一聲多承指示，向前步去。小顯跟隨在後，一句不敢作聲，有分教。

貪花太守儉歡不怕滾紅燈。

吃醋夫人執法幾教背板凳。

要知金錢元與小顯尋至迷人館後，開甚話柄出來，且看下回分解。

### ●天虛我生評曰

一千兵士只選得出二百名精壯，其餘臘下來的都是老弱防營，腐敗竟至此耶！然所留者二百名固是精壯，尚不致於貽笑外人，致失國體。金錢元之善於佈置，洵足稱爲能員，無怪撫憲之疊加獎勵也。

五千兩犒賞，白統領並不全數吞却，却把一千名兵加餉半月，約畧計算亦費二千五百兩，有奇。正與馬思遠得着梅絳雪一萬銀子，把五千送入金錢元衙內，同是一種手段。畢竟這兩匹馬還是忠實良心，尚有一半自問不過，所以肯把一半放手與人。

采蓮身死一案，宋錦詩竟敢如此批法，直該打手心。然而錢穀老夫子不諳刑律，蓋亦無怪其然。讀此一批，足以概見前清時刑錢兼席之弊。漱石真善於描寫腐敗官場者。